

在印度 (3)：拉达克徒步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7-19
08:24

夜里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和一个印度人在车站的一个旅社住下了。第二天一起在城市里走了一圈。藏人居住的地方，能看到经幡白塔和转经筒，又因为依赖旅游经济，吸引了很多来此打工的外来人口，经商的穆斯林多来自克什米尔谷地，还有从事服务行业和做各种体力活的尼泊尔人。

今天的拉达克在印度境内，东边和中国的西藏新疆接壤，最初是从西藏古格王朝分离出去一个王国，17世纪鼎盛时期拉达克南嘉王朝又出兵攻灭了古格王朝，后来又臣属于西藏，授清廷册封。而同时拉达克在西边和北边还要面对穆斯林入侵的问题，王国曾经败给莫卧儿帝国的军队，今天列城内的清真寺还有很多穆斯林居民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西部的Kargil地区的居民则主要是穆斯林。拉达克最后在19世纪被印度的道格拉人（曾属于锡克帝国）征服，领土纳入英国人划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

列城海拔三千五左右，建立在一片狭长的山谷之间，南部是印度河，倒是和拉萨（3650m）相似，拉萨南边是拉萨河，列城如今的皇宫也和拉萨的布达拉宫一样在17世纪上半叶建造，但规模和气势就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更何况前者如今已经只是一座空壳，若非后来维修，可能已是废墟一片，游客在各个房间和天台上走动，建筑还是典型的藏式风格，石料垒砌，大体简朴，又在门窗屋檐上花功夫，镶了木料进去。

进皇宫之前买门票又看到印度对印度人外国人执行的不同票价政策，倒是理解，但在印度常常是十倍以上的差价。在德里的时候去顾特卜塔Qutub Minar之前，德里的印度朋友和我说，你到时候就说自己是印度人，从东北邦过来的，反正你们长得都一样。

在德里的地铁上常看到一些从印度几个东北邦来工作和学习的人，熟悉的东亚蒙古人种长相，总错以为是中国人。

朋友说他们要是多问，你就说你不会说印地语，反正不是每个人都会印地语，你的名字叫恐秋风·旺露，来自阿萨姆或者曼尼普尔邦。朋友随口编出来的一个名字，听上去感觉像是藏人。我去试了，当然一开口售票员就笑了，说你去旁边那个外国人窗口排队吧。

从列城皇宫出来，和朋友一起爬上背后山上的一个寺庙，四周可以看到列城的全貌，能看出来哪里是后来规划出来的新区，因为房屋整洁有序，而在老城区和一些地方，则常常混乱芜杂，又尘土荡漾。

主市场路上两侧很多游客和商铺，像是拉萨的八廓街，只不过列城这里有很多欧美游客，因为签证和旅行限制，他们很难进入西藏。反过来因为拉达克的敏感地缘，对国外游客也有很多限制，列城四周很多徒步线路都需要提前申请许可证才能进入，虽然没有明示，但对中国人想是会更加严苛一点，遑论今天在边境冲突之后的情况了。

拉达克的旅游经济就是靠各种户外活动，列城内一排一排的户外运动商铺就能看出来，我自然没有申请许可证的打算，便找了一个附近Markha valley的徒步线路，在一个旅行中介那里刚好碰到想要包车去徒步线路起点的马来西亚人，店主说第二天早上就有一辆车过去，是三个女生包的车，他打电话问了，她们当然不介意增加两个人，可以平摊下来费用。

我虽然在印度一门心思北上想要避暑，但对于拉达克的山地徒步没有任何准备，我既不知道线路如何，也没有专门的户外装备，一直穿着一双在伊朗临时买的凉鞋，背着另一双在世界各地四处走路的城市运动鞋，但我迫不及待想要到空旷的山里去，离开嘈杂的炎热和人群。

店主说Marhka线路并不难，向导不是必要，一个人也可以完成，途中有休息的地方，所以也不必自己带帐篷，线路可长可短，从Skiu出发的话，四天就可完成，最后翻过一个5130米左右的山口。我一个人，还走得快了些，三天走完了。

安排了徒步事宜，上午在一个咖啡厅连上了网络，方才知道过去两天发生了什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在宪法中的一些自治权被宣布取消了，克什米尔谷地宵禁，所有进出通道暂时封锁，我自然也无望继续前往斯利那加。

可以脱离克什米尔邦，拉达克人自己倒是很开心

在列城内闲逛的时候发现一个摩拉维亚教堂，这个德国新教教会剑走偏锋，爱去一些偏远荒蛮的地方传教，比如我之前拜访过的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的因特人。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在喜马拉雅山西部对当地藏人传教，这些传教士记录和翻译了大量资料，包括藏语的圣经，也为后来德国的藏学提供了帮助，在中亚和中国边疆的德国和欧洲的探险家们也自然受益，后来的纳粹德国也派了考察队进藏。

第二天一大早和马来西亚人汇合（他是华裔，会一点普通话，粤语更好），又接上了三个女生，出了列城，沿着雨季浑浊的印度河，往南边的Markha河谷开去，一直开到已经没有路可走的村子Skiu。

Marhka谷地的徒步路线很成熟，是一条热门线路，沿线有几个村子，一些也说不上是村子，可能就两三户藏人家，提供食宿休憩，还有一些地方只有帐篷营地，在计划好的每日徒步距离终点处，所以背上包就可以走，如果想省钱不嫌重，自己也可以带帐篷，大多数人还是轻装简行，有些带帐篷和露营设备的，还雇佣了骡子或者人力背驼。我则要一直背着从3月份就背在身上旅行的一个背包，里边有我全部的东西，甚至笔记本电脑，穿着一双凉鞋，涉水爬山。

三个女生，一个以色列人，一个比利时人，一个在巴黎读书的尼加拉瓜人，她们说是来印度参加一个十年团聚，高中的时候她们都在一个印度的国际学校交流了一年。徒步途中则碰到更多以色列人，三五成群结队徒步。事实上印度的外国人游客中，以色列占了很大比重，尤其是年轻的背包客，他们刚服完两年兵役（在以色列女性也要服兵役），活跃在印度从南至北各个地方，尤其在喜马偕尔邦，一些印度当地人都因此会说希伯来语了，因为以色列游客众多，Kasol这个村庄还被叫做小以色列。我问了，他们说也不知道如何形成的去印度旅行的风气，但服完兵役的以色列人都要出国玩一下，类似读书毕业的gap year，长线旅行，可能是印度便宜而且足够大，各个地方很不一样，可以逗留很久。

第一天路途平缓，并不费力，注意防晒就可以了，一直沿着Marhka河走，我一个人走得快了些，和三个女生还有马来西亚人中途便分开了，路上除了徒步的游客，就是骡子队了，叮叮当当在沿线村庄送货，还有偶尔相遇的当地藏人，说声juley（拉达克藏语打招呼）。

招个手，一只小驴噉地就过来了

God bless you, not born in保定

傍晚赶到Marhka村庄，在一个藏人家里住下，在一处河滩附近，前后是山，四周还有葱郁的草木，之后随着海拔走高，这些就很难看到了。同屋有一个向导带着一个很大的团队，晚饭大家团坐在铺了地毯的客厅里吃饭，拉达克藏人的食物已经很印度化了，比如扁豆咖喱Dal，馕饼（roti），不过还有藏族包子，叫momo。食宿的费用都是统一的，一晚住宿还有晚餐早饭，午饭打包。

夜里温度便降了下来，这片前后无人的地方，附近只有几家灯火，豆子一样隐匿在树丛后边，更亮的

光来自头顶的月亮，常被流云遮住又出现，山谷里夜晚的黑色显现出一种钢笔墨蓝的色调，随着月亮隐没，断断续续在一片看不见的纸上抹开。

第二天开始有些攀爬，一路上抬头不时能看到前边海拔六千多米的Kang Yatse山，两座覆盖着白雪的主峰在太阳下熠熠闪光，我们在狭窄的河谷前行，有时候贴着岩壁，山峰便暂时看不到了。路上两次过河的水深都过膝，一处有木头临时搭的桥，一次要趟过去，雨季，流速湍急，而且冰凉，我们在岸边犹豫，藏人骑上骡子便过河了。

一些愿意慢慢走的选择中途Hankar村住下，我则打算一直走到海拔四千一左右的Thochuntse营地，在那里休息，然后第二天早起去翻Kongmaru山口，下午就能到达山后的一个村庄，如果那里能找到车，晚上就能回列城了。

到了Hankar附近下雨了，山里天气多变，我和两个同伴便在一个藏人家里休息，吃了饭，我在路上认识这两个也是独自徒步的德国人，J和D，他们带着帐篷，只在村子里买点吃的，我们三个走路快，后来都在一起。我穿着凉鞋徒步被其他人看到了就已经奇怪，J则一直光着脚，没有鞋，他说他已经这样光着脚旅行一年了，习惯了，后来翻山的时候，他脚流血了，拿急救的喷雾喷了一下，便继续走了。

远处是Kang Yatse山

徒步的路上常遇见用来标记路线的玛尼石堆，顺时针绕着走过去，中途还经过一处寺庙，几座白塔，其余就是河谷的滩涂路面，碎石和黄土，上坡的路段越来越多，虽然陡峭远不如第三天要面对的情况。

山上似乎有一个修道院，但我们没力气爬上去看了

我们在傍晚的时候抵达Thochuntse，在一个湿润开阔的山坡草地搭建的帐篷营地，早上从Hankar出发的人早到了，已经扎营休息，旁边就是一处河流，大人带着小孩子在玩水。一起露营的有一个以色列人，他因为高原反应走得慢，晚上一起吃了饭，天黑之后便再无灯光了，今天走了有十个小时，钻到帐篷里便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J和D在前边扎营，会赶上他们。

露营的地方，yeah~

此处往上，一直到Kongmaru山口，因为在迎风的山坡上，雨水丰足，便都覆盖着草地，还有从Kang Yatse山冰雪融化下来形成的小小的季节性河流，藏人的牧群都在这里，远远地缓慢地吃草，每天都要看到徒步的游客经过。

走错了路了已经

我一大早出发便走错了路，在一个中央有佛塔的小湖边迷了路，以为低头跟着脚印，抬头看着Kang Yatse山走就行，后来发现这并不是游客的徒步路线，背后的天空开始阴云密布，我一直往上爬到一处营地，问了才知道这是用来爬Kang Yatse山的营地。

就是从这里走丢了

这里已经到了爬Kang Yatse山的一个营地

开始往回走

他们给我指了路，便换了方向，背着山走，中午在Nimaling营地看到在那里休息的J和D，从这里到Kongmaru山口有约500米的海拔高差，但要爬上一个小时。沿着一处斜坡往上，当时只有几个游客，J，D和我，还有另外三个人，每个人都气喘吁吁的，彼此拉开很远的距离，从远处能看到斜坡上一个一个像是在移动的人影，继续埋头爬坡，再次抬头，看到前边的人影似乎是动了一些。

上Kongmaru山口的之字形山坡路

最后终于爬到五千二左右的Kongmaru山口，很小一块平地，赭红色岩土，山风猎猎，经幡缠斗，我们躲在背风的尼玛石碓后边休息，一面是覆盖着白雪的Kang Yatse山，即使还有一千多米的海拔

差，但已经无需仰视，清晰看到一条从山巅冰雪消融而形成的溪流，经脉一般在山坡黄绿色的草地上发亮。

另一面的背风坡则是枣红绛紫色山岩，干燥，就是我们一会儿要下山的路线，刚下过雨，底下山谷把很多徒步路线都冲毁了，一路要不停地过河再过河。

J卷了叶子，在五千多米的山上，我们一口一口吸下来不多的氧气和混杂的幻觉，J说回列城休息几天之后，准备去爬一个六千米的山口，他年龄很小，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出来旅行，已经有两年了，中间回去过德国，之前在斯里兰卡呆了很久，D也已经在外边半年多了，之前拿着打工度假签证在新西兰一年，说准备再去澳洲打工度假赚点钱，然后回德国学木工。

我们时间不多，稍作休整便开始下山，在山顶休息的另外三个人，两个是背着大包的登山向导和一个雇佣他们的印度人，他们刚刚从Kang Yatse山上下来，后来给我看照片，说山上当时正下雪呢。

下山的路倒也不难，只是因为暴涨的雨水，很多地方要摸着石头过河，下陡坡的时候我感到双腿有些发抖，像是剧烈运动一天之后第二天下楼梯。路上遇见一个拉达克人，Nimaling的营地就是他开的，经常要来回翻Kongmaru山口去营地查看一下运营状况。

中途还又下了雨

我在路上的时候想怎么回列城，他说运气好的话，那边一个村子有车等游客，又说真的要是没的话，他可以送我，不过我的是摩托车哦，他说。

最后还是蹭了那个爬Kang Yatse山的印度人和他向导的车，一个胖胖的拉达克人司机，英语说得很好，问我中国的事情，问我西藏，又说隔壁翻过山就是阿里和喀什葛尔了。他早就在这里等他们了，我求他带上我，他说他不能决定啊，要问包车的那个人。后来当然带我回了列城，把我送到车站。车里挤挤的，每个人都有些疲倦，也留余着兴奋。

为了省时间，我买了第二天下午去马纳利的车票，小面包车，下午6点走，第二天中午之前到。之后找了地方住下，第二天又在列城转了转，便告别拉达克了。

在Kongmaru山口J还给我们录了一小段terrible dance video..当然有四肢不协调的我

。。。视频审核了三个小时了，可能是审核团队周末不上班吧？。。

以后再补吧

每日一牢骚哦，又来乞讨咯，有打赏的嘛？！